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64
2 Decem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六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加内夫先生（保加利亚）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3)：(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34)：(续)
 - (a) 秘书长的报告
 - (b)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2-61907

FP

下午3时35分开会。

议程项目33和34(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7/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7/43)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A/47/45)
- (d) 秘书长的报告(A/47/525, A/47/559, A/47/574)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7/616)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 (a) 秘书长的报告(A/47/513)
- (b) 决议草案(A/47/L.15)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 自1990年2月以来,我们见到了在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方面的许多重要事态发展和措施。南非政府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承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所进行的谈判,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的获释,以及政党和运动禁令的解除和紧急状态的解除使这个国家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1990年10月和1991年6月之间,种族隔离的主要立法基础被消除了。1991年9月南非各派之间签署了一项全国和平协议。经过了许多年,世界终于又能欢迎一个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南非代表团重新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匈牙利坚决致力于国际社会反对这种最可憎恶的种族歧视的努力,因此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并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一种制度化的国家种族主义。在其反对所有基于种族、民族和国家区别的歧视的坚定不移立场的指导下,匈牙利一直鼓励南非所

有派别共同努力,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争取实现向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的和平过渡。

FP

南非的政治进程随着1991年12月一个谈判结构的开创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尽管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分歧,这些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首轮谈判已进行了几个月,并为在南非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带来了希望。但自1992年5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该国的政治进程仍然是脆弱的和易受破坏的。

至今仍继续造成恐惧并破坏信任的南非社会的暴力在6月17日夜里达到高峰。博伊帕通屠杀和比绍悲剧使国际社会震惊,并为政治僵局的后果及其导致产生的暴力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这些严重事件中断了持续了两年多的民族和解进程,也使得在民主南非大会框架内进行的协商暂告停止。

最近袭击南非的暴力浪潮对谈判进程的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一进程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有价值的成果,并对未来给予巨大希望。因此,匈牙利欢迎安全理事会在南非暴力问题上采取的强硬和明确的立场。

联合国40多年以来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一直表明明确和坚定的立场。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在过去的充满困难的数月当中为使正当的政治程序在这一动乱深重的国家扎根而帮助恢复必要的气氛方面既不惜时间,也不遗余力,理应受到称赞。

我们认为,秘书长通过其特别代表的介入以及联合国观察员随后到达监测南非的暴力均为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贡献。南非所有主要政党和组织对在与全国和平协议的结构协调下部署来自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英联邦、欧洲共同体和各大人权组织的观察员的举动表示欢迎。

大会的工作还对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目前正从事的努力和主动行动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时,国际社会应继续表明准备对任何得到南非各主要政党支持的争取进一步帮助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联合国的介入应旨在加强南非人自己已经建成的和平结构。

我们敦促该国人民听取载于安全理事会第765(1992)号和第772(1992)号决议中的信息,以结束暴力并恢复谈判。我们希望,谈判将本着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于9月26日达成的《谅解记录》中规定的安排尽快开始。

我们真诚希望,尽管存在挫折,宪法谈判获得的进展不久将导致一个民主、非种族的南非社会的建立。向一个新社会转变所伴随的社会经济意义正日益紧迫地显现出来。南非必须面对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在与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政府的合作下也将会恰当地在经济、文化和卫生领域处理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后果。

正如秘书长最近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在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的南非方面发挥的作用当然只能对该国各政治团体所发挥的作用给予补充。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协议的责任必须由南非人自己来担负。联合国这方应当继续协助全体南非人民实现他们为自己制订的目标。

匈牙利愿意在其微薄的财力范围内鼓励旨在通过和平手段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和创建一个民主与非种族的南非的所有步骤。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当我国代表团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就此议题发言时,我们感到乐观的是,一条为在南非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道路终于获得了明确的确立——这一制度对人权和人的尊严一向是一种侵犯。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以后的一年当中,我们却看到了那些在这一具有历史性和早就应开始的征途上行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民主南非大会在相互指责中瓦解;南非社会的各种离心力量正施加更强大的影响;并且暴力这一被种族隔离长久扰乱的社会所特有的瘟疫已达到了的确使人震惊的悲剧程度。南非的那一令人恐怖的屠杀记录上又增加了博伊帕通和西斯凯,这一记录已经过于冗长。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呼吁领导层——南非当局以及民主南非大会各派的领导层——实现下列各项目标:必须结束目前这种病态;在建立可接受的临时政府安排方面存在的障碍必须在谈判桌上得到解决;必须重新恢复变革的势头;并且南非人民必须不再

遭受任何进一步的、无谓的拖延。

南非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没有退路的。谈判以外的唯一选择就是继续暴力行为。正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所指出的那样,时间不在南非任何人一边。拖延只能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带有危险性的恶化。

MJ

在过去一年中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765(1992)号和第772(1992)号决议,是国际社会向南非各方发出的强有力和统一的信号。我国代表团期望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综合决议草案,以作为进一步的建设性和积极的信号,我们赞扬特别委员会在起草这一案文时采取了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方式。

今年7月,秘书长派遣塞勒斯·万斯先生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南非。维伦德拉·达亚尔先生的一次后续访问保持了势头。安全理事会在通过秘书长关于万斯访问团的报告时,对暴力问题作出具体和建设性的反应,批准成立并派遣联合国南非观察团(南非观察团)。南非观察团同澳大利亚很高兴能够参加的英联邦观察小组、欧洲共同体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一道寻求劝阻可能发动进一步暴力者,并帮助为成功地恢复谈判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向戈德斯通调查委员会提供国际援助的有关问题也已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性的考虑。但是,我再说一遍,南非各方应负起责任把国家引向一个真正非种族和民主的未来的道路。

在制裁南非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对英联邦政府首脑于1991年10月在哈拉雷举行的首脑会议所商定的分四阶段安排取消制裁方式作出了坚定的承诺。澳大利亚通过参加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英联邦外交部长委员会的工作在该政策的详细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压力以争取在南非发生变革,但与此同时,允许英联邦国家在发生重要的变革时切实承认并鼓励这些变革。自然,这一揽子措施的最后阶段是与关于过渡安排的协议、关于一项非种族民主宪法的案文的协议和建立

一个新的、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政府联系在一起。

澳大利亚深为了解，对种族隔离社会-经济遗留问题将需要在废除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之后许多年内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现在正作为国际社会一名负责的成员和一个关心南非的邻国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重要问题的国际努力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正如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雷斯·埃文斯参议员去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对曼德拉基金会讲话时所说：

“南非前面的任务是令人生畏的。种族隔离在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遗留影响是惊人的”。

这个影响是惊人的，并以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话来加以解释，它随着推迟实现一项政治解决的时间的延长而迅速增长。如果那些正在建立新南非的人不迅速行事，遗留给他们的经济有可能不仅是有缺陷的，而且被永久地削弱，无法对种族隔离受害者的合理愿望作出反应。

根据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关注和信念，我们继续支持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工作。我们欢迎为使其工作适应南非境内发生变化的条件正在继续进行的努力。

澳大利亚政府还向南非境内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提供了援助。例如，我们在1990-1993年期间将根据南非人特别援助方案提供2千2百70万澳元，以协助种族隔离的南非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并取得发展，特别是用于人道主义和教育活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者及其家属的返回和重新安置。在这笔款额中，2百万澳元是用于为种族隔离之后南非发展经济规划能力的经济规划援助方案的，包括建立一个经济研究所，改进培训和提供南非境内的奖学金，60万澳元是用于使被种族隔离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南非人在澳大利亚南非培训方案的赞助下访问澳大利亚，以获得管理经验和培训机会。此外，在澳大利亚敦促下在伦敦设立的南非经济和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任务不仅包括应用金融制裁，而且包括迅速和有效地把种族隔离之后南非的经济结合到国际金融制度之中。

我在一开始对替换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历史性进程陷于停顿表示我们的严重关注。让我以一种较为积极的调子作结束,声明我们确信,已使南非沿着通往自由和种族平等的道路走得这么远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杰出英雄品质、耐心和远见以及德克勒克先生的勇气和现实主义将不会在这最后一段路程上失败。

卡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以法语发言):我首先想表示,毛里塔尼亚代表团祝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其主席,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以献身和务实的方式履行了大会委托给他们的责任。象以往一样,他们的清晰和有详细文件作依据的报告肯定将证明有助于我们审查这个问题。

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于1989年12月14日通过了《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后果的宣言》,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就一项将南非转变成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国家的行动方案一致作出决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希望,这个希望在两个月之后由于无条件从监狱中释放了伟大的非洲爱国者纳尔逊·曼德拉而得到了加强。这两个重要事件以及新的南非当局向所有将倾听他们的人所作的关于他们打算根本改变其压迫政策的宣称引起了新的希望:南非人民许多年来所肩负的十字架终于将被放下来。

MJ

这些事件两年半之后,尽管南非变革取得了进展,尽管开展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开端的对话,尽管政党被合法化,但必须承认《宣言》的根本目标--即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和摆脱了种族隔离的南非--仍未实现。南非仍然由白人少数政权管理,而绝大多数黑人继续被剥夺许多权利,包括投票的权利。

解决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的前景依然暗淡,首先是因为致命的暴力威胁着任何真正的进展。而《宣言》特别强调南非政权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便创造有助于平静谈判的气氛。再有,政府同主要的政党和组织在1991年9月14签署的《全国和平协定》也激起了对终于可以导致有成果的谈判的持久和平的希望。

1991年12月开始的谈判证实了这些希望。不幸的是,政治暴力的暴发--在过去

几个月最悲惨的例子无疑是1992年6月17日可怕的博伊帕通大屠杀--再次背叛了这些希望。这次悲剧事件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极度愤慨,国际社会在7月16日安全理事会第765(1992)号决议中再次要求制止暴力。其后秘书长的报告(S/24389)提出恢复所需对话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第772(1992)号决议中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赞同。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1992年9月26日举行的会见和当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似乎恢复了博伊帕通大屠杀以来中断的和平进程。

不幸的是,定于1992年11月22日的曼德拉-德克勒克第二次会见的推迟再次拖延了国际社会所希望必不可少的对话的恢复。戈德斯通委员会就在昨天透露的政府的某些特殊单位针对黑人政治组织采取的破坏行动在这方面肯定不可能鼓励有成果的对话所需要的信任。

所有令人鼓舞的措施和所有的诚意都反复地遭到暴力祸害的破坏,而政府显然没有彻底压制这种祸害的决心。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戈德斯通委员会的建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这一事实呢?否则我们怎么能解释,尽管有了承诺和协议,而政治犯仍然在南非的监狱里受苦这一事实呢?南非政府能希望谁相信它没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手段呢?

虽然我国认为解决南非冲突首先取决于南非人自己,但它仍然感到国际社会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此原因,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继续积极支持对话进程,并首先对南非领导人施加全部压力以结束暴力。

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因为尽管废除了种族隔离法律,种族隔离仍远未彻底根除。

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将继续坚决支持被压迫的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直到出现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

希多罗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结束以来这段时间,朝着和平地根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的重要政治变革的艰难进展一直在这个国家继续。

为了以和平的政治手段根除种族隔离而建立谈判基础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1991年12月举行的民主南非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CODESA I)。不幸的是,尽管在民主南非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谈中取得了进展,今年五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却没有产生任何成果。

但是,我们认为,1992年9月26日德克勒克总统和非洲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曼德拉的会见是打破谈判僵局的重要步骤之一。

1992年3月举行的南非公民投票--相当多数的投票白人通过公民投票表示支持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政策--首先证明常识和政治现实主义战胜了过时的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

应该特别强调,具有深远意义的民主改革是多年来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抗议和民主力量的无私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非洲国民大会在杰出的人权和民主的斗士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下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我们还必须向德克勒克总统表示应有的敬意,他以根除种族隔离为目的的坚定政策有助于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南非政治形势的积极变化还无疑地得到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有力努力的帮助,他们赞成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迅速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议定的立场在《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中得到反映并在其后大会的协商一致的决议中得到证实。

然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造成人的生命损失的南非暴力浪潮使谈判进程变得更加困难。国际社会显然不能接受为暴力做出任何辩解,因为它夺走人民最根本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在南非的情况下,暴力还为谈判进程造成额外的障碍,从而危及整个南非人口最为重要的利益。

随着这个国家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的筹备工作的开展,建设一个民主新社会的异常复杂和关键的进程的参加者应该合理地行动,克制他们的感情,竭尽全力,保证从社会生活中根除一直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

在这种复杂的国内政治条件下,确保建设性作法和妥协与政治对话的意愿的胜利--对此没有其他合理的选择--而不是感情与互相指责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对抗的道路只能导致混乱和彻底失去对该国国内进程的控制。此外,这种发展可能被不关心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的那些力量所利用。

谈判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为拆除种族隔离制度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正是为此原因,必须竭尽全力,保持民主南非会议谈判进程的积极势头,以便建立新的宪法秩序。

LH

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一直奉行旨在铲除种族隔离的坚定政策,在当今这一极为复杂和至关重要的时期,它还应该促进南非意义深远的改革进程。我们坚决赞成1992年7月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问题的审议结果及其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定--这些决定必将有助于结束暴力和造成一种有利于继续进行谈判进程的形势。联合国观察员以及来自欧洲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英联邦等各区域组织的观察员都应在稳定该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过程中发挥某种建设性作用。

另外,正如秘书长关于《种族隔离宣言》执行情况第三份进展报告正确指出的那样

“当然,国际社会在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南非过程中的作用只能是该国各政治团体作用的补充。它们的参与、善意和政治勇气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通过谈判达成公正和持久协议的责任必须由南非人自己承担。”(A/47/574,第11段)

因此,联合国有权期望作为民主南非大会一部分参与目前南非改革进程的各派力量表现出对其国家命运的历史责任。必须立即重新进行谈判机制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立宪秩序,确保所有人不分种族的平等普选,通过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并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国家。

俄罗斯联邦继续主张南非早日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充分行使人权并向民主和平

过渡。俄罗斯在制订同南非关系的过程中完全遵守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俄罗斯联邦将协助为把谈判进程继续下去而作出的各项努力,并将为此目的同南非各建设性力量以及各国和各组织进行合作。

库坎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同前几年一样,我们今年再次面临客观评估南非民主化进程的任务,同时还要考虑该国的所有现状。但是,我们首先应该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法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继禁止人口中部分群体使用公共场所的法律被废除后,并在1990年10月在部分领土上宣布停止紧急状态和1991年6月铲除种族隔离的最后支柱--即《土地法》、《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以后,南非面临着最后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旨在一劳永逸铲除合法化的种族歧视的步骤,即通过一部新的民主宪法。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同国际社会一起欢迎举行历史性的民主南非大会第一轮会谈,有空前广泛参与的民主南非大会试图解决下述问题:逐步和非暴力地最终制订一部新的临时宪法、大众媒介在该进程中保持中立,制订建立有国人理解的临时政府的先决条件、未来的民主国家形式并制订政治和经济制度,在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同时把家园国家--即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重新并入新国家的体制并制定整个进程的时间表。

白人少数人通过公民投票已经表示支持现行政府政策。白人人口中的决定多数都赞成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和民主化政策,从而给了他继续同黑人大多数进行谈判并逐步进行进一步改革的授权。所有这些步骤都已被整个国际社会视为令人鼓舞的信号。它们代表着导致整个进程不可逆转的重要里程碑。

民主南非大会第二轮会谈已经失败,特别是更多的和毫无意义的暴力导致了博伊帕通大屠杀等悲惨事件的发生,这些都反复证实,南非社会的变革将不会是简短的。已经再次证实的是,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并造成暴力和不民主地改变该国政治权力分配的大规模行动符合南非人民的利益。支持南非向民主和非种族

的社会和平过渡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大陆正在进行和酝酿的武装冲突太多了,如果南非也受到毫无意义的内战火焰的折磨,国际社会为扑灭这些火焰而提供援助的能力就将受到很大的疑问。

无数例子表明,坚持教条、顽固不化、不尊重民主原则、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武力威胁或甚至使用武力实现政治目标,这些都危及各国的命运并导致无穷无尽的人类灾难。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问题和秘书长特别代表赛勒斯·万斯先生赴南非的使命是一个建设性因素,应大大促进恢复中断的民主南非大会会谈,更应对该局势全面平静下来和防止把进一步部落间冲突用作政治压力手段具有积极影响。

我们对政府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恢复会谈、对1992年9月26日的《理解记录》,并对政府同南非其他政治团体进行会谈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也将导致民主南非大会会谈的恢复。

德克勒克总统担任其职务以来所采取的步骤在世界上基本上得到了积极反应。一些国家已经解除对南非的经济制裁,或已把其代表升格为正式的外交使团。就重新接纳南非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问题已作出决定,南非运动员在中断20多年后今年夏天已参加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MJ

正如我们以多次强调的那样,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完全赞同《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宣言》所载的有关南非未来计划的基本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力求实现在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以及南非政治阶层其他力量之间的平衡的对话。我们对于民主化进程的态度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南非之间的最近的相互关系的迅速发展中有明确的反映。两国代表的互访次数表明了我们为使所有方面的观点统一起来的兴趣。我们高度珍视德克勒克总统和纳尔逊·曼德拉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结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访问,他在访问中还与自由党主席曼戈苏图·加夏·布特勒兹先生进行了会谈,我们还珍视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对南非的访问。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应当以更为理解的态度对南非社会的积极发展作出反应,尽管过去一年来发生了种种挫折,这些积极的发展还是得到了实现。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是南非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我们认为,该国的经济潜力应当用来造福所有的人民,而不管其肤色。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铭记,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制裁在其开始实行的时候是有理的,但现在已经对该国经济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现在实际上助长了该社会的紧张气氛。

今天南非的政治体系不再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种族主义制度了。德克勒克总统所开展的民主改革的进程可以被认为是保证使其过渡到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社会的真诚努力。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援助下解决该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社会所实行的制裁所引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处理南部非洲各邻国的复杂的经济局面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发言,他将代表加勒比共同体的成员国发言。

德斯·艾利斯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地代表属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加勒比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言: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联邦、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加联邦、格林纳达、圭亚那共和国、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我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现已成为目前国际局势中突出的特点的希望、焦虑和紧张气氛似乎也是今天南非局势的特点。过去一年的极度的乐观主义所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废除了许多重要的种族隔离法,并且在南非的各主要政党和实体之间就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开始了谈判,这种乐观主义现在却被挫折和绝望的感觉所取代,因为种族隔离时期后南非的谈判进程仍然止步不前。此外,暴力继续在升级,以种族为界限的社会--经济差异由于经济衰退而进一步恶化,而灾难性的干

早过去已经夺去了南部非洲许多人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现在已席卷了部分南非。

人们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不断升级的暴力继续夺去了几千名无辜人民的生命。这是走向和平过渡到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南非的一个重要障碍。据南非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估计每个月有300人死于政治暴力。仅1992年8月,死亡人数就有348。我们加勒比地区对于生命的悲惨损失感到震惊和痛苦,这种人命的损失由于有关警察和保安部队的成员与这些犯罪性行为有联系的多起报告而显得更为阴险可恶。

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已经对分别发生在今年的6月和9月的博伊帕通和西斯凯两次大屠杀进行了谴责。这些悲剧的景象将使全世界通过现代电信设备亲眼目睹这些罪行的许多人永远牢记在心中。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据报告,在1990年7月至1992年6月期间,发生了49次大屠杀以及至少128起政治谋杀。

在目前南非的动乱局势里,所有方面都必须极度克制,通过遵守《全国和平协定》的文字和精神,表现出必要的政治责任心和对其国家与人民的未来的承诺。但是,考虑到该《协定》至今尚未能制止该国暴力的兴起,应当为此鼓励由协定的签署各方及其他有关方面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加勒比共同体国家认为,不仅可以通过成功地处理暴力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保证撤销所有镇压性的立法在南非建立有利于和平谈判和自由政治讨论及活动的气氛。迄今为止,南非政权尚未根据大会1989年经协商一致达成的《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的要求撤销其镇压性的国内治安法令的某些方面。其他现行的法律的条款,例如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仍然允许给予保安部队更大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会继续会任意地或因政治目的而受到拘留。因此,根据南非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现在仍然有100多起政治审判还在进行之中,这并不令人吃惊的。

这一局势的严重性由于人们意识到囚犯继续在警方拘留期间死去而变得更为复杂。根据今年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情况,在1992年的最初8个月内,有86个囚犯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去。特别令人震惊的是,根据一名著名的南非病理学家所揭露的事实,在200名由他经手验尸的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去的人中,90%是被警

察打死的。

WG

任何真正致力于正义、平等和法治的社会都不会轻易驳回这种指控。迄今为止，南非政权进行调查的承诺尚未兑现。我们敦促立即设立一个可信的调查机制，把犯下这些罪行的凶手绳之以法。

加勒比共同体的成员国欢迎1992年9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同南非当局达成的协议，其内容除其它外，是有关释放涉嫌参与被控于1990年10月8日或以前发生的罪行的政治犯。但是，该政权在这样做时应当保证，所有政治审判和处决，以及所有任意逮捕和拘留将会停止，鼓励这种活动的压迫性法律将会取消。

我们还欣见南非流亡者返回家园和重新加入社会方面据报道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目前的报告，许多人由于先前的回国者被迫忍受的状况而不敢返回家园，例如警察骚扰、监禁、恶劣的住房和就业前景，以及普遍存在的不稳定与暴力。这无疑突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对南非严重局势紧急作出协调和全面反应的必要性。

本机构面前有关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各项报告最清楚地表明，1989年《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呼吁进行的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尚未在南非发生。南非内部各方真诚地参加一个基础广泛的谈判进程，为以后的新开端指引方向，对这项重大集体活动的成功是极端重要的。加勒比共同体国家致力于向种族隔离后南非的和平过渡。我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南部非洲问题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特设委员会要求解放运动和其它进步团体在被压迫人民统一战线内团结起来的呼吁。它们结成的共同阵线只会有利于所有人，并且最有可能引进一个期待已久的向一个团结、民主和非种族南非的过渡时期，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

就联合国而言，它应当在南非社会的和平谈判改变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组织40多年来密切参与南非的事态发展充分地证明了它对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承诺。

我们不能容许该国的少数统治永久维持下去。这里的利害关系太大。人们已经并继续忍受着太大的痛苦。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欢迎联合国积极参与目前的进程。但是,鉴于人们认为联合国1992年8月在南非部署的观察非国大领导的群众运动的10名国际观察员对各方的和平行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应当认真考虑增加现有的联合国观察团的人数,并扩大其授权范围。

加勒比共同体12个成员国认为,对南非实施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制裁是对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施加压力的国际运动中的重要因素,以迫使它抱有诚意为向种族隔离后社会和平过渡进行谈判。我们敦促在该国发生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前,各国不要单方面取消制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先前的各项决议中商定的针对南非的制裁和其它限制性措施。

对这种活动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就是向南非内外的解放运动和反种族隔离组织和机构提供财政和其它支持,这些运动和组织正积极参与纠正该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差距。我们加勒比共同体再次保证,尽我们一切能力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我们将继续同其它国家密切配合,实现并确保自由、平等与正义在南非的主导地位。

艾哈迈德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对参与大会本届会议有关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感到不胜荣幸。我也谨向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赞赏,它提出了1991至1992年的全面和内容丰富的报告,并且多年来对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也欢迎秘书长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执行情况的第三份进度报告(A/47/574)。去年,大会在审议该问题时存在着一种乐观气氛。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表示:

“总之,在南非消灭种族隔离的进展尽管断断续续,仍然没有偏离方向。主要种族隔离法律体制已被取消;创造谈判以及和平倡议所需气氛的几项必要措施已经采取,南非看来正在接近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

我国代表团当时表示希望,南非人民的斗争将会取得成果,将能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的政府。

这种乐观精神的基础是1991年期间的几项积极的事态发展。南非政府取消了种族资格法、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测量法、集团地区法和土地法。这些行动部分地满足了南非人民的愿望。我说“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措施没有完全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体制。

MJ

虽然他们显示了南非政府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成熟性，但他们没有按大会在1989年12月14日第十六次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后果的宣言》的要求，充分实施可以导致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只能在有利于举行《宣言》中所要求的谈判的气氛中出现，处理经常困扰我们的暴力问题，这将不可避免的是创造这样一种气氛的必要步骤。

谈判进程是在1991年底在一种非常令人鼓舞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民主南非大会在12月20日和21日举行其首次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在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很大期望。成立了五个工作小组，以处理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南非的进程中几个不同的方面。人们当时预期，这些工作小组在1992年5月16日和17日举行的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将终于开始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可作出过渡安排并举行立宪议会选举，以便为一个民主南非制定一部宪法。令人遗憾的是，那次会议没有取得人们希望的甚至预期的成功。

可悲的是，正当南非各党派甚至不顾南非政府与各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而试图恢复谈判进程时，政治暴力现象再次抬头。南非的政治暴力以更猛烈的势头再次爆发，似乎是在向南非人口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希望和愿望挑战。

据一些报道，从1991年9月14日签署《全国和平协定》到1992年8月期间，共有3400人在南非的政治暴力中丧生。1992年6月17日在博帕通发生的屠杀以及随后在1992年9月7日在西斯凯发生的屠杀表明，南非的政治暴力现象比国际社会原来想象的远为根深蒂固。

事实上,暴力的根源存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本身中,这种制度使人民分化,并仇视和残酷对待无辜和不存疑心的人。事实上,种族隔离制度产生暴力,并只能通过暴力来维持。南非再次发生暴力这一点还清楚地表明,南非的谈判进程是多么脆弱。西斯凯的屠杀决定性地表明,在南非,特别是在所谓的“家园”中,继续存在着对自由政治活动的不宽容,而公众示威是政治活动的最有效工具。我们坚定地相信,为使南非的谈判进程有坚实的基础,极其重要的是,首先,以有效和迅速的方式处理暴力问题。

虽然对国际社会来说,暴力现象——特别是博帕通和西斯凯的屠杀——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但它们也有助于使国际社会更集中注意南非的形势发展。它们使人们认识到,需要紧急在南非找到解决暴力问题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在1992年7月15日和16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以听取南非各解放运动的意见。四十多个国家参加了辩论,并表示他们强烈反对南非的暴力现象。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建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赛勒斯·万斯先生在维兰德拉·达雅尔先生陪同下访问了南非,与该国的当事各方举行讨论,以便建议措施,帮助有效地结束暴力并创造条件进行导致向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和平过渡的谈判。这种磋商的一个积极结果是,联合国派遣其观察员到南非,以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92年8月3日主持群众示威时在场。人们普遍认为,在举行示威期间,这些观察员的在场大大有助于减少政治暴力。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作为这些协商的结果决定向秘书长提出以下建议:紧急将联合国观察员派驻到南非。

象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4389)中指出的,《全国和平协定》为在南非结束暴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重建建立了全面的框架。有必要加强这些机制,使他们能有效地执行控制暴力现象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的以下意见:联合国观察员可以与全国和平秘书处密切联合行动,以进一步促进《协定》的宗旨。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观察员与全国和平秘书处之间的协调,将能找到持久解决南非暴力现象的办法。

今年出现的另一个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是,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之间于1992年9月26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相信,它将为成立一个民主的立宪议会和为在南非成立一个民主政府之前的过渡安排提供具体的指导,最重要的是,它将导致释放南非的所有政治犯。在南非监狱中继续关押政治犯,已证明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难点。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谅解备忘录中所包括的关于一个宪法议会和过渡安排的其他协议,将有助于加强和促进谈判进程。

种族隔离的另一个破坏性后果,反映在南非目前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中。由于这种不平等现象是种族隔离结构的结果,它们还阻碍向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顺利过渡的过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一些很能反映这种不平等现象的严重程度的资料。

WG

必须在南非尽力紧迫解决这些不平等状况,解决南非黑人面对的严重失业情况和各种社会经济缺陷。在各解放运动的指点下,国际社会需要特别注意南非黑人缺乏住房、教育设施和经济机会的情况。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在它的报告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即南非民主过渡的进程和消除种族隔离的统治需要国际社会的继续鼓励。我们支持特别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根据继续出现的事态发展,分阶段执行适当措施,以支持南非境内的进程。我们在过去已经指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保持警惕,直至南非所有人都能够在—一个南非人民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自由达成的宪法架构内的—一个真正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内作为完全平等的公民生活在一起。

1946年,印度首先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种族隔离的问题。我们在此重申,我们始终支持南非多数人争取其正当权利的斗争。南非人民因种族隔离制度而造成的种族主义结构而失去政治权利的痛苦已经够长了。由于种族隔离的后果,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已开始下降。我们希望,在1993年智慧能够胜利,最终埋葬种族隔离,以便使

南非人民能够再次享受他们的政治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并加入民主国家不断扩大的行列。

周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南非现在处在十字路口,南非政治改革的进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一进程以释放曼德拉先生为开端,这一行动受到整个世界的欢迎。在这一重要的初步步骤之后,又在1992年期间建立了民主南非大会谈判,这是通向和平谈判解决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在1992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南非白人史无前例地投票支持拆除种族隔离制度。虽然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但是还有许多困难在前头,这些困难能够威胁向一个民主、多数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后政府过渡。虽然南非各方现在必须选择下一步怎么走,国际社会现在应当集中注意向一个种族隔离后的南非过渡和建设和平、建立一个民主和多数人统治的南非的挑战。

国际社会的努力曾经帮助发起南非境内的政治变革,并为此变革保持压力。新加坡仍然充分承诺完全消除种族隔离与和平过渡为一个民主、非种族的南非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新加坡强调,国际社会仍然必须积极参与南非境内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进程。只有通过国际社会协调和协同的行动及支持,全面和持久的改革才能到来。因此,我们欢迎10月12日秘书长在声援南非政治犯国际日上的讲话,即

“.....联合国不仅谴责了种族隔离,而且正在采取具体、建设性步骤,协助南非境内和平过渡的进程。”(A/AC.115/PV.661,英文第11页)

特别是新加坡高兴地看到派遣40名联合国观察员前往南非,驻扎在那些政治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他们的存在显示出联合国对向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和平过渡的承诺及政治意愿。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联合国南非观察团的呼吁,允许戈德斯通法官先生在他关于防止公共暴力与威吓调查团中紧迫调查对煽动和犯下暴力行径负有责任的各方。我们注意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及(A/47/22,第23段)戈德斯通法官先生批评政府不愿采取坚决措施,以防止治安部队成员的犯罪行为。特别委员会还支持戈德斯通法官先生彻底禁止携带危险武器的建议。总而言之,我们支持载于特别

委员会报告第181段中的各项特别委员会建议。

为了保持改革进程的势头，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对南非政府的压力。然而，在我们寻求南非持久变革的过程中必须铭记，保持压力是一种微妙的进程，必须微调校准。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单方面和过早地取消强制性武器禁运。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不会随着种族隔离机构的正式取消而结束。即使在正式消除种族隔离之后，种族隔离的影响还会继续发挥作用。秘书长已承认，

“……种族隔离的暴行已经留下一个暴力、经济压迫、不信任和悲伤的痛苦遗产”。(A/AC.115/PV.661, 英文第8页)

这种遗产也使各种族和社区之间继续不平等。收入、财富、土地和机会的不平衡能够导致社会磨擦和政治不稳定。新的民主与非种族的南非实现之后，可能受到多年积累起来的猜疑与仇恨、经济的匮乏与不公正的威胁。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种族隔离不仅已使一个国家仇恨对立，而且在社会经济局势中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差距。”(A/47/22, 第180段)

因此，在南非，除了政治变革以外，经济和社会改革也至关重要。

在经济方面，几十年的争斗和联合国制裁已使经济的竞争力受到破坏。为了克服制裁的影响，南非境内设立了许多巧妙但无经济效益的工业。这些工业一直受到高度保护，它们将阻碍经济增长。南非将需要开放其经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工业。

城市地区和无土地农民中间的大规模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以及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也给经济造成严重的问题。

WG

同样，社会态度和规范也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没有社会改革，种族隔离后的南非就不能实现和平和稳定。也许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把多年来抵制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黑人重新纳入社会。南非的黑人被剥夺了获得适当的教育的机会。我们的资深

部长李光耀先生最近在南非的金融邮报会议上讲话,用他的话说,那里有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长大的受过最低限度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一代跨掉的非洲人”。

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应当得到满足。还是用李光耀先生的话说,

“如果白人真正接受其他人和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就可以使情况变得更容易。但是,当两个群体的教育水准如此的不平等而他们的文化又如此不相似时,要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关系并不容易。”

种族隔离后的新政府应向许多感到多年来被剥夺一切的人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救援。但是在提供这种救援时,新政府不应当严重损害经济的竞争力。在取得政治胜利和消除种族隔离之后的挑战是建立能满足南非各个种族的经济和心理需要的正常和稳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那些把他们的时光献给争取自由的事业和斗争的个人必须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和民主的社会。

我们已经提到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所面对的一些巨大和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使种族隔离后的新政府不知所措,除非它从国际社会获得大量的援助。我们必须在种族隔离后的南非走完建立和平的最后一步。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所说的

“联合国时刻准备作出全系统一致的反应,来解决由于长期实行体制化的种族主义而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A/47/574,第10段)

新加坡将在技术援助和技术培训等领域提供帮助。我们理解,在彻底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体制之后,还要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种建立一个新南非的需要,所以尽管新加坡财力有限,我们将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请求帮助培训关键的人员。这种技术和培训援助将帮助经济的改善和重新发展,另为种族隔离后的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

令人满意的宪法解决是未来政治稳定的关键,尽管只有南非的各方才能就此进行谈判和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帮助种族隔离后的南非建立和

平。只有民主是不能喂饱肚子或满足那些一无所有者的需要的。一个新的、多种族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要奠定这些基础需要进行很多努力,并且南非的全体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得为此作出牺牲。南非正处在十字路口,国际援助可以帮助它选择正确的道路。

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自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建立以来,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不断地被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特别是在1962年建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之后,大会通过了许多全面谴责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

载于1989年12月14日的第S-16/1号决议的附件内的《宣言》,即《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协商一致通过最生动地证明了国际社会铲除种族隔离的决心。《宣言》呼吁为谈判建立合适的气氛,目的是要在一个新宪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

根据《宣言》,

“只有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铲除、南非被变为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国家之后,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永久的和平和稳定”。(第S-16/1号决议,附件,英文第2页)

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在实现该目标之前,国际社会不应放松目前对种族隔离当局所采取的措施。

在过去三年里,南非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发展,例如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取消了紧急状态,废除了某些歧视性的立法,一些政治流放者已经回国,并且最终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框架内开始了谈判。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发展,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它仍然是人类良心上的一个伤口。

关于政治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

“自1992年初以来,释放这些犯人几乎已经停止。人权委员会9月的单子上仍有近395个政治犯。因此,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比勒陀利亚备忘录中所同意的截

止日期过去了一年多之后,该问题还未得到全部解决。”(A/47/22,第38段)

关于流亡者问题,该段提到:

“愿意回国的流亡者数字比预计要低,部分原因是一些回国者受到了警察的骚扰或甚至被监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住房和就业前景差,以及该国城镇中的不稳定和暴力”。(同上)。

暴力活动现在的目的是要在民主力量和整个社区内造成不稳定。南非的穷人继续受到种族主义制度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南非安全部队的残忍和有系统的行动而被打死或打伤。

1992年1月以来,暴力活动有系统地上升。据说自1990年2月以来已有7 000余人死亡。受害者属于不同的类别。根据文件S/24232的附件,以南非黑人为目标的暴力活动迅速升级。这种暴力活动的例子包括1992年6月17日在博伊帕通城镇发生的屠杀和1992年9月7日在西斯凯发生的屠杀。最近的形势使人们对目前的当局对警察部队的控制能力的严重关切。

在这方面,很多报告表明,安全部队的人员和极右份子卷入了助长这种不断发生的暴力活动。尽管南非政府当局对目前的暴力承担着全面的责任,但是它们的反应至少是完全不够的,而且这种反应已严重威胁到和平谈判的过程。

G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将这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决定。我们也欢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并赞扬秘书长向南非派遣观察员,以立即结束暴力。在这一十分敏感的关头,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首先彻底制止暴力,然后为监测南非局势建立一项机制,以促使恢复建设性谈判,并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铺平道路。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确保谈判以所有有关各方接受的真正的民主框架为基础。应鼓励南非少数人政府接受这一恢复谈判的民主框架,放弃其通过坚持否决权以确保对多数黑人人口的优势的努力。

显然,国际社会不能满足于最近南非事态发展的范围。有必要全面废除种族隔离并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和统一的南非。为实现这些目标,应继续认真地依照大会各项决议维持对现政权的制裁,作为国际社会对南非所持的态度的主要因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支持大会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各项决议。我国代表团与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委员会密切合作,努力加强实施关于禁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输石油及其他石油产品的禁令。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其石油的买主必须出示有效的卸货证书。

关于军事与核活动问题,南非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军事关系仍在继续,违背了大会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军事活动而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最近的第A/46/79 D号决议。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和南非目前进行的合作,尤其是在军事—核领域的合作是国际社会极其关注的问题。南非是以色列武器的主要买主之一。这一合作违反了1977年11月4日和12月9日关于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和421(1977)号决议。”(A/47/22,第204段)

我们认为,这一合作的继续进行给彻底废除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因此,国际社会应采取有效行动,结束所有违反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行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在认真地监测南非的事态发展。在我们为对废除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作出贡献所作的持续努力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一贯帮助动员和支持反对种族隔离这一种族主义政策的国际努力。曼德拉先生1992年7月对德黑兰的访问就是为了促进这些努力。我国也自始至终的与各种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以加强实施对南非的制裁。

最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对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来说,目前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采取有效步骤,以消除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南非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爱国团体的参与下在商定的民主框架基础上起草一项新宪法,以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和统一的国家。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愿意彻

底废除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国际社会也更应该尽力,减轻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痛苦。

埃尔侯德里先生(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是大会历届会议的主要议程项目之一。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际社会不断强烈地要求废除种族隔离。今天,大会可以感到自豪的是,这一号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的南非的理想即将实现。这应归功于南非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国际社会进行的形式多样的协调一致努力,包括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宣言。在这一宣言中,国际社会再次重申必须为实现南非人民的目标--建立一个所有人民,不分肤色、种族或信仰,都能享受平等的社会--创造合适的气氛。

自从大会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以来,该地区连续出现了走向废除种族隔离的事态发展。紧急状态已经解除;作为该政策的法律基础的种族主义法律已被废除;并且已为许多被驱逐出国者或被流放者自愿回国铺平了道路。也采取了措施,使许多政治犯获释。南非政权和各政治党派就南非的未来进行了谈判。

GE

这些发展曾开拓了新的前景,并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一个团结的、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建立近在眼前。然而,在大部分这些发展之后两年多,事实依然是,种族隔离的结构仍未被彻底消除。许多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做法和行为方式在南非依然存在。

不公正和不平等依然很普遍。最近,暴力行为的爆发及其严重升级不仅造成了导致破坏政治进程和阻碍各方已开始的对话的因素,而且带来危险的趋势,威胁要消除迄今为止为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政策所作的各种努力而取得的成果。令人关注的是,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存在着组织良好的秘密力量,它们煽动闹事,鼓励种族仇视,从而助长流血对峙并对无辜者实行惨无人道的攻击。对于爱国领导人的攻击还能作出其他的解释吗?促使安全部队在阻止攻击支持南非民主运动的平民方面如此犹豫不决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今年6月份在博伊帕通镇发生的大屠杀中,大批无辜者被杀害,这最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提到的暴力行为的严重性。这种野蛮行为激起了世界范围的愤慨,并引起所有世界公众舆论和组织的严重关注。在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的第1368号决议中,非统组织对南非暴力升级、尤其是博伊帕通大屠杀表示谴责。该决议呼吁对博伊帕通事件及其他南非暴力行为进行充分的公开调查。决议还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审议该国的暴力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结束这种行为。

利比里亚支持非统组织决议。在这场辩论中,我国代表团愿对安全理事会作出的迅速和积极的反应表示满意,并表示支持安理会在其第765(1992)号决议中采取的立场--呼吁南非当局立即采取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行为并审判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此外,我国代表团愿对安全理事会在其第772(1992)号决议中核可的措施表示满意。同样,我们欢迎秘书长采取措施执行该决议,尤其是在南非部署联合国观察员,派遣其特别代表到该区域与有关各方联系,以期就可能有助于有效地结束暴力行为的各项措施提出的建议。

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各项决议旨在彻底消除该政策。虽然国际社会已对这一趋势表示满意,但是国际大家庭也确认它只接受彻底铲除种族主义做法。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在此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项是维持国际声援,并保持那些将确保南非政权承担其责任、结束已造成上万人死亡的暴力行径的各项措施。该政权也应释放剩下的政治犯,协助剩余的流亡者回国,并为真正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建立一个民主、团结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创造有利气氛。此外,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有效执行迄今已采取的各项措施的国际声援。宣布修正或废除种族主义法律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放弃变成现实,保证大多数人的根本权利,使他们能参加该国的经济生活并平等享有公民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健康护理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恢复平静和信任,并恢复关于为过渡到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统治作出安排所进行的对话和谈判。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有必要执行有关与南非政权的军事协作、以及有关对该政权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议，并停止继续对这些决议的蔑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谈到这一点：

“以色列和南非目前尤其在军事和核领域内的勾结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南非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客户之一。这种勾结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11月4日的第418(1977)号决议和12月9日的第421(1977)号决议。”(A/47/22,第204段)

GE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民众国在这方面，也就是南非人民消除种族隔离的合法斗争中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边。种族隔离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法律及国际合法性准则。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利比亚将在南非人民实现其合法权利的斗争中永远站在南非多数人一边。我们支持大会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所有决议。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执行这些决议的规定，直到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该制度使整个民族处于社会边缘，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渴望破灭。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做的出色工作和在有关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3下向大会提交的重要报告。

波多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在大会这次讨论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3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自我们在大会上届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以来，南非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朝着消除种族隔离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民主南非会议范围内进行了立宪谈判，为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不分种族的社会开辟了道路。南非当局采取的积极措施包括取消关键的种族隔离法律和修改重要的治安立法。然而，这一进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并不总是令人鼓舞的。民主南非会议进程不得不中止，偶尔仍继续发生暴力事件，例如今年六月在博尹帕通发生的暴力。

南非局势依然不稳定，南非人民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允许暴力、不信任和其他不利因素压倒南非人民对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的希望，那将是一场悲

剧。朝向全民充分参与的民主的势头不能丧失。

日本谴责南非不断发生的暴力。它对局势的不稳定可能破坏和平变革进程深为关切,它呼吁所有各方合作对付暴力。日本完全支持南非人有权通过和平的公众游行表达他们的意见,但它敦促所有各方实行最大的克制,确保他们共同目标的实现不致受到不应有的拖延。德克勒克总统9月26日同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举行的会晤和随后发表的《谅解记录》使日本受到鼓舞。这项协议以及释放政治犯消除了恢复谈判的许多障碍。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南非政府与各种政治组织的代表之间举行了各种对话。然而,我国代表团要紧急强调,所有各方应该避免陷入自拆台脚的相互谴责的循环,进行合作,以便尽快恢复基础广泛的谈判。

日本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安全理事会继续密切注视南非局势,鼓励南非人民结束暴力,恢复谈判。日本支持安全理事会1992年7月16日第765(1992)号决议和1992年8月17日第772(1992)号决议,赞赏秘书长1992年8月7日的报告(S/24389)。该报告载有各项有益的建议,它们的执行需要各方的合作。安全理事会还采取措施帮助加强根据《全国和平协议》建立的结构,包括在南非部署联合国观察员。

除了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外,日本还主动作出努力,支持南非人民以和平方式努力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它利用各种机会鼓励有关各方立即处理暴力问题,恢复基础广泛的谈判。我们将继续这些努力。

多年来,日本还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向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帮助南非人民努力解决他们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教育、就业和保健方面的问题。在1992年财政年度,日本为此总共拨出了四百四十万美元,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日本政府和人民真诚希望将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日本将继续大力支持南非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和平斗争。

FP

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当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召开会议就有关种族隔离的项目进行辩论时,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在南非出现的积极变化

以及未来变化的前景,其中尤其包括民主南非大会的谈判进程所带来的希望。一些严重的障碍仍未被消除,然而人们的心情则由于很好的原因而呈现出谨慎的乐观:种族隔离的一些立法支柱已被废除,其它一些立法也得到修正。几名政治犯已得到释放,而一个遣返流亡人士和难民的计划正在进行。

这些事态发展与在这之前采取的措施--如对政治党派和组织的解禁以及从城镇中撤出部队--得以使大会感到具有充分信心,能够放松对该政权施加的一些压力,尤其在学术、文化和体育领域中孤立比勒陀利亚的做法。正如《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放松压力的目的在于鼓励进一步的变化,以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

现在已很清楚,当时庆祝这一情况为时尚早。民主南非大会的谈判进程在经过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之后,于1992年5月破裂。比勒陀利亚再也感觉不到世界公众舆论的压力,而且无疑在其盟友单方面放松其他压力的鼓舞下,认为没有任何必要进行真诚的谈判。它竟然胆大妄为地在谈判中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例如,它寻求得到等于白人少数在制宪议会中的否决权。为了永久保持少数人统治,它还寻求建立一个不定期限的临时政府。因此,谈判破裂毫不奇怪。由此产生的各种失望加上不断升级的暴力和该政权参与这种暴力的情况,有效地终止了谈判进程。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只要该政权继续在有关谈判和履行其结束暴力的责任的问题上持顽固态度就不返回谈判桌的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南非目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到处蔓延和不断升级的暴力,根据大多数报道,仅在过去两年就有8 000人在暴力中丧生。根据南非人权委员会--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说法,博伊帕通大屠杀两年之前就已有49次屠杀,每一次有10人以上死亡。国际社会实际上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根据该委员会的说法,在同一时期内每天平均有9人死亡,其它来源估计每天的伤亡人数为15人。国际社会同样以沉默或漠不关心来对待这些情况。

甚至德克勒克总统也在9月承认,如果暴力继续以目前的水平发生,就不可能继

续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这种不幸的局势必须立即制止。令人极为满意的是，国际社会在经过对该问题的长期忽视之后，现已担起帮助结束这种情况的责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动把该问题提交联合国，这是值得祝贺的，而安全理事会对该问题的积极反应也值得祝贺。现在各方都有责任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72(1992)号决议的规定方面发挥作用。国际社会现在有一次通过按先后顺序采取行动来弥补过去的忽视的机会。

国际社会能够为结束暴力的努力而作的唯一最重要贡献，就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72(1992)号决议的要求，确保在有关地区部署足够人数的外部监测员。我们一致认为，这不仅将促进制止暴力，而且将促进恢复相互信任和信心，没有这种信任和信心，和平进程就无法恢复。

该政权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在全世界范围内，确保公民及其财产安全的责任属于有关国家的政府。比勒陀利亚当局长期以来得以把这一责任推给其他人。他们在这方面必须做的事情已详细阐述于戈德斯通委员会的建议、向联合国南非调查团提交的情况、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之中。必须做的事情包括从禁止携带危险武器到把季节工人的宿舍圈围起来，从控制保安部队到解散秘密准军事部队——例如镇暴队、第32营和类似的追杀队。

此外，比勒陀利亚必须制止其保安部队成员参与暴力，并严厉调查和起诉那些对这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不幸的是，这似乎只是一种幻想。该政权决定重新召开会议以争取颁布给予犯下严重罪行并粗暴侵犯人权的保安部队成员大赦的立法，这一决定清楚地表明，该政权一如既往，打算无视任何人——戈德斯通委员会、南非大多数人民、安全理事会以及世界公众舆论。

世界对待南非过去两年多中出现的积极变化的狂欢心情，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该政权未能满足《宣言》中所确定的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的所有条件。目前对废除仍写在法典上的安全立法在外部压力几乎不存在，这条法律限制自由与和平政治活动。

种族隔离最臭名昭著的两个立法方面的支柱——《国内安全法》和《人口登记法》——只是加以修正，而不是《宣言》所要求的被废除，这一事实不仅被该政权而且被其在南非内外的支持者很实用地放在一旁。然而，这些法律仍然是该政权以及班图斯坦和所谓的自治州国家领导人手中扼制自由与和平政治活动以及限制人民自由的有力工具。泛非主义者大会最近披露的有关其几位成员于10月21日根据《国内安全法》而遭到关押的情况，使人痛苦地想起这条罪恶的立法仍然是维护种族隔离的有力武器。同样，该政权宣布“动乱地区”使所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抵消了在有关地区解除紧急状态的作法。

WG

目前仍未实现该《宣言》中提出的另一条件，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去年，世界得知所有政治犯都已获释。实际上，就在今年7月安全理事会就该国的暴力行为进行辩论期间，他们再次作此声称。令人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的一些朋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该政权的说法。我们吸取经验，对比勒陀利亚的话持怀疑态度。当它最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达成协议，释放150名政治犯并在11月15日前释放更多的政治犯时，我们毫不惊讶。该政权并未披露目前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仍在押的犯人的确切数目，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是否象该政权希望世界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人数很少，还是象一些报道坚决断言的那样，他们超过500人？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该政权履行其承诺。同样，国际社会有责任对该政权施加压力，以确保所有剩余政治犯，包括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无条件获释。

在过去的两年中，南非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多年来坚持斗争的结果，他们中许多人作出了最大牺牲；也是国际社会以对白人少数政府进行经济制裁并施加其他压力的形式，不断支持的结果。我们应当支持并鼓励负责促成这些变化的德克勒克总统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通过进行改革表现出勇气和决心。这是大会第46/79A号决议允许放宽限制的目的，该决议允许恢复仔细确定的体育、学术、科学和文化上和联系。我们还可以抱一定的

乐观态度。但如果我们听任自己频频庆祝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并为此兴高采烈,那我们就将犯严重的错误。我们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漫长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必须强调,现在还未达到该宣言中所预言的可以减轻对比勒陀利亚的压力的程度。在大多数南非人对管理其事务有发言权之前,换言之,在大多数南非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前,还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只要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政权的手中,就不能消除卷土重来的危险。当在南非建立了一个过渡或临时政府而且民主选举的制宪会议起草了新宪法时,这一危险就将消失。在此之前,施加压力仍然是国际社会集体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南非。

塔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 以色列代表团在这一辩论中与大家一道热切希望,南非的改革进程将继续前进并加快步伐。有关各方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步骤,我们欢迎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92年9月26日达成的《联合声明和谅解记录》。

对话和相互谅解至关重要。令人鼓舞的是,有关各方中有取得进展的共同意愿。尽管迄今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有许多潜在的障碍。我们敦促各方抓住这一时机,共同努力结束南非所有人民的痛苦。各方应加倍努力以实现南非的和平过渡,这将最终导致全体人民力行容忍并享受平等。

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明确而无条件地拒绝接受种族隔离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作为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消除。我们十分憎恶因种族而区分人民的观念。以色列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和历史。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民经历了更多的系统的种族歧视和国家认可的种族主义的可怕后果。我们的历史记忆充满了迫害和压迫的痛苦,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正是从我们的民族经历和灵魂深处,我们从根本上公开反对并谴责种族隔离制度。

犹太复国主义即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质,源于一个民族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反抗。犹太复国主义体现了犹太人民努力争取自由、平等和自我解放。犹太复国主义不在乎人们的肤色如何,是世界上许多解放运动的楷模。黑非洲自由的斗士希望以犹太复国主义为榜样,将他们的人民从种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犹太复国主义对人类尊严的承诺与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一样古老。

GE

事实上,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化身的以色列国是开放的、民主的和多元化的。来自世界四面八方上百个种族目前和睦地居住在以色列,就是对这事实的雄辩证明。近年来,以色列还有幸得到上万名黑人犹太人的流入,本着爱和兄弟的精神,我们把这些黑人犹太人带到我们的海岸并接受了他们。

以色列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是基于相互尊重的共鸣,争取正义和平等的共同斗争增进了这种共鸣。以色列和许多非洲国家之间发展了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我们感到极其满意的是,这些关系继续扩大和深化,数千名非洲专家在以色列参加了农业、灌溉、卫生管理和教育等领域的技术合作计划;而许多以色列专家有幸在非洲为创造性的技术和科学努力作出了贡献。

此外,具体地说,以色列政府正通过一个特别基金向南非黑人社区的代表和成员提供援助。在以色列,为他们组织了特别注重比较发展的训练方案。一项有关人民组织在国家社区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不久前已经结束。它的具体对象是南非黑人社区的学生。自1986年以来,将近500名南非黑人领导人在以色列参加了技术合作、健康、教育、社会发展和农业领域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由以色列的非洲亚洲研究所和以色列外交部国际合作处安排的。以色列是世界上为了表示声援而实施这种建设性的课程与训练的国家之一。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以同样的精神和方式采取行动。

大会本次会议专门于讨论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但是,有些国家继续滥用这一重要目标,它们操纵种族隔离问题,利用它作为反对以色列的宣传工具。这些国家有有意无视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直接、面对面

的谈判。相反它们继续利用那些陈词滥调对以色列进行没有根据的指责。但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不理睬那些针对以色列和南非的过时和不相干的决议。尽管有些国家企图分裂我们,但以色列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我们相信这种新气氛将反映在未来的辩论和表决中,我们呼吁本机构抵制通过与时代不合和毫无意义的针对以色列和南非的决议,如果这些决议在大会提出来的话。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的希望:南非政府将继续它的改革和自由化计划;有关各方将实现一种持久与和平的解决办法,以使所有人能共同生活在正义、和谐和自由之中。

蒙本格格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感谢,感谢他提出的关于实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三个进度报告(A/47/574)。报告的调研深入,史料翔实,并为本次辩论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背景。

同样,请允许我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易卜拉欣·甘巴里教授、主席团成员和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报告(A/47/22)。这个报告的确提供了大量有关种族隔离政策和南非政府的宝贵资料。报告提出了深思熟虑和中恳的看法和建议。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主任和工作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也同样值得赞扬。

1989年8月21日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南部非洲的特设委员会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宣言》随后得到了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九届首脑会议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批准。正是这份文件在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辩论之后于1989年12月14日成为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协商一致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如不把这一历史性《宣言》作为基准点,关于消除和根除种族隔离的任何讨论,结果都将模糊不清和不得要领。

事实上,1989年协商一致宣言已成为通向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南非的名副其实的公路图。它是可以而且必须衡量在根除和消除种族隔离方面有无取得进展的标准。任何其他标准对于国际社会协商一致通过《1989年宣言》时所作的充分和完

全的承诺都是完全不相干的。

MJ

人们可以回顾,协商一致达成的宣言中指出,如果形势到了某一阶段表明该政权愿意真正认真地进行谈判,国际社会将鼓励南非人民作为其合法斗争的一部分,联合起来进行谈判,结束进行种族隔离制度,并就把该国变为非种族民主社会所必须的一切措施达成协议。

然而,在谈判进程开始以前,必须创造必要的气氛。必要的气氛一旦形成,便可开始谈判进程,集中考虑制定新宪法的机制、国际社会在确保向民主秩序顺利过渡方面应起的作用以及包括举行选举在内的向民主秩序过渡的必要安排及方式。

协商一致达成的宣言进一步强调,有关各方应本着诚意,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就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进行谈判。

应当切合这一背景来理解国际社会对1991年12月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的反应,这些反应包括从极度兴奋到审慎的乐观。国际社会认为,这一动向是朝着执行1989年协商一致宣言的规定可能迈出的重要步骤。然而,起初的极度兴奋证明是过早了。

到1992年5月,谈判进程陷入僵局。白人少数坚持要求相当于白人否决权的机制,使得在起草和通过新宪法所必须的各种安排和机制无法达成协议。因此情况变得非常清楚,除非白人少数愿意和准备爽快地接受普遍确认的基本民主原则,否则谈判进程就将是徒劳无益的。

比勒陀利亚当局不愿意开创1989年协商一致宣言所要求的没有暴力的谈判气氛,进一步证明谈判进程是没有用的。尽管签署了《全国和平协定》,之后又开始了谈判进程,但南非的暴力不仅继续持高不下,而且还继续升级。据南非人权委员会报告,每个月有300多人死于政治暴力。1992年8月,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约348人。自签署《全国和平协定》及谈判进程开始后的12个月中,有3400多人丧生,而在那以前的12个月中丧生者为2639人。不需由我来提醒各位成员,博伊帕通和比苏这些地名现在在国际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野蛮残酷屠杀的代名词,它们揭示了种族隔离向种

族灭绝的野蛮性。

这些屠杀令人心惊之处在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南非安全部队的成员严重地卷入了屠杀。各种报告已经显示，大赦国际题为“南非：恐怖之国”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强烈批评南非政府不愿意制止暴力，强调安全部队在推动和施行暴力方面所起的作用。

由于南非警察的合谋和纵容，犯下这些严重罪行者很少被捕。在逮捕肇事者的少数个案中，由于警察完全没有进行有力的起诉，案犯也未被定有罪。在南非本国，由戈德斯通法官先生领导的关于防止公众暴力和威胁的调查委员会于1992年4月发表了临时报告。报告强烈批评政府不愿采取有力步骤来防止安全部队成员的犯罪行为及惩治这些肇事者。当地和国际上多次呼吁该国政府禁止携带所有危险武器并警戒严重卷入犯下暴力行为者所居住的招待所，但这些呼吁都被置若罔闻。

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屠杀今天是对谈判过渡到民主南非的前景最严重的威胁，它是白人少数政权为破坏和削弱解放运动所拼凑起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因此，南非人权委员会所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是黑人村镇的普通居民，但被杀者近半都有着政治身份，这一情况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能查清政治身份的受害者中约84%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日益成为暗杀队暗杀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在今年就有约86名这类主要政治活动家被谋杀。很明显，这种事态不能也绝不允许再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765(1992)号和第772(1992)号决议进行干预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动向。

1992年9月设立了联合国南非观察员团，表明所有有关各方承认和接受国际社会的直接参与为促进统一、非种族和民主南非过渡之必须。诚然，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们出于制止暴力升级的必要性而呼吁直接国际参与，但这种暴力仅是南非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机器病变的证状，这也同样是事实。这一病变就是种族隔离本身。

因此,如果要充分解决南非的暴力问题,联合国观察员团的作用就必须扩大,而不是仅仅限于监测该国暴力的发生频率。其作用必须包括在南非土地上根除政治暴力的努力。除了彻底根除种族隔离本身,其他办法都不能达到这一目标。因此,这意味着联合国观察员团也必须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把南非变为非种族民主社会的进程中起到催化和斡旋作用。

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紧急迅速地在整个南非部署了联合国观察员。观察员在现场无疑对该国暴力发生的频率起了有益的作用。这值得欢迎。然而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观察员团在帮助有关各方克服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从而开始范围广泛的谈判进程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GE

代表团熟悉秘书长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局势--在前南斯拉夫、安哥拉、索马里、西撒哈拉、柬埔寨、莫桑比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集中和坚定的方式。在每一个冲突局势中,秘书长都指派知名人士作为他的特别代表专职地处理这些冲突。的确,以类似的方式处理南非冲突将会大大有助于发挥联合国这一至关重要的催化和协调作用。

毫无疑问,要靠南非人民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种族隔离危机。我国代表团坚信,他们将符合完成这一任务的要求。然而,国际社会的及时援助会使这一进程不那么旷日持久和不那么痛苦。被压迫的大多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不管近来朝着正确方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和取得了什么进展,现实仍然是南非继续由一个少数白人集团统治,黑人多数仍然不享有选举以及被推选到政府机关工作的权利。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协商一致的《1989年宣言》的目标就不会实现。

会员国通过了《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以此保证执行宣言中包括的行动纲领。这一行动纲领集中于以下行动步骤。首先,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第二,它将加强对种族隔离反对者的全面支持。第三,它将采取一致和有效的措施,旨在铭记宣言的目标,施加压力以尽快结束种族隔离种族

隔离制度并保证在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出现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前不能放宽现有的措施。

免得我们忘记,只有当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消除,南非转变成为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国家时才可以说实现了宣言的目标。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被压迫、一无所有和处境不利的人民即将翻过他们长达300多年的漫长解放斗争历史的最后一页时,他们的团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会过份。就国际社会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在消除种族隔离看上去近在眼前的此时此刻履行我们所作的执行宣言中的行动纲领的诺言,后代将对我们作出严厉的评价。

雅各维泽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几年里,世界见到了在国与国之间及国家内部关系中朝着一个更加和平、民主和自由时代发展的戏剧性变化。这种新气候也对南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通向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道路看上去并不平坦,仍然充满了根本的但并非不能克服的障碍。

最终导致了民主南非大会进程的席卷南非的变化势头被持续的暴力打断;这种暴力由于博伊帕通和西斯凯大屠杀而达到了高潮。多党谈判的中止和某些有关方面表现出的不愿意积极参与已确定的进程都表明了朝向非种族民主国家发展的进程的脆弱性。最广泛地参与变革进程和在过渡时期以及今后最充分的代表制是制订一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宪法的唯一保证。

在南非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使我们希望,所有党派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是一个现实的期望。在欢迎南非政府实行的重要改革的同时,我们仍然感到关注的是,一部分不合乎时代的种族隔离立法仍然因为一些程序性手续还没有被消除。

为在南非实现非种族民主制度而进行的基础广泛的谈判受到的最重要的挫折就是暴力的突然升级,它不仅使许多人丧生,而且还威胁到南非社会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进程的本身。南非政府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都负有首要责任和手段结束正在进行的暴力,并保护南非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

我们认为,铭记戈德斯通委员会和法庭广泛指控警察和治安部队人员的犯罪性

暴力,该政府必须要做比迄今已做的更多的事情。此外,一些有关多数在拘留和警察拘留期间的死亡都是因为警察暴力造成的指责加强了对警察已经程度很高的不信任,这对后者在一个在这方面已经失灵的体制中公正地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的责任的成败有着明显的后果。南非政府可以为尽早赢得急需的相互信任而作出贡献,其方法是接受第三方对同博伊帕通大屠杀有关的警察行为的评价,允许国际红十字进入警察局,并接受戈德斯通委员会新获得的调查权力。

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另一个障碍一直是继续因政治信仰拘留和监禁人民。政治拘留犯的继续存在违背了去年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在积极的方面,我们欢迎今年9月26日释放150名政治犯。我们还欢迎11月15日释放42名政治犯,并希望释放所有剩下的犯人的协议现在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执行。

秘书长1992年8月7日极好的报告是实现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国际努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赞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积极要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使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解决暴力的努力并直接鼓励了变革进程。这一干预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向南非派遣了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以及在这以后提出的报告,它有助于在南非困难的局势中稳定人们的情绪。

MJ

在此方面,我们也欢迎联合国向南非派遣的约50名观察员,以便与根据国家和平协议设立的各种结构协调工作,从而为停止该国的暴力提供一种框架和基础。我们在此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共同呼吁南非政府、各政党和组织以及根据国家和平协议设置的各种机构对联合国观察员给予充分合作以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我们还称赞欧洲共同体、英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他们的观察员与联合国的观察员一道已经被部署在南非,以便对使南非和平转变为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国家取得成功作出其贡献。

我们也欢迎德克勒克总统上月初对其政党在南非实行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负有的责任表示的歉意。既然悔过是进行纠正之前的第一步,我们希望德克勒克

总统这一勇敢的公开表示将辅之以更加具体的积极步骤,以结束这一过时的和非人道的制度并代之以一个过渡政权,从而为一个非种族民主的国家奠定基础。

我们愿称赞1992年3月17日在南非举行的全民投票结果;它与同时进行的多党谈判表明,南非人民的绝大多数均致力于民主化进程。

塞浦路斯共和国继续密切注视着南非的各项发展。我们对此问题的立场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于今年9月22日所作的大会会议发言中已得到恰当表述。

“……我们欢迎南非出现的旨在结束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发展,并希望这个地球上再也不会出现人为的出于民族、种族、宗教或其它原因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A/47/PV.7,第22页)

在种族隔离制度被最后铲除之前,联合国在南非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以恰当方式对南非正在取得的进展需作出反应的背景下应继续审查积极发展所要求的现行限制性措施,诸如各方就过渡性安排达成的协议以及就一个新的、非种族和民主的宪法达成的协议,但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警惕,直到种族分离这种邪恶制度与其所代表的一切内容在南非和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得到彻底的和不可扭转的结束。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92年9月18日第三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发言。

马克维图先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祝贺你一致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位。我们深信,你的经验和外交才能将指导大会就重要的世界问题进行讨论。

泛非大会还愿向你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的希哈比大使表示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泛非大会还愿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理所当然地当选表示祝贺并对其在短暂时间内已经作出的杰出工作表示赞赏。

泛非大会已经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伊拉西姆·甘巴里大使提交的报告。我们愿称赞特别委员会在履行其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及其毁灭性后果的使命以及为我们的合法斗争争取援助方面所表现的专注。

我们为赢得民族解放和自决而进行的合法斗争在现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一，不断升级的暴力；其二，双边接触，以及其三日益增加的国际参与。上述三种现象在我国同时并存并且作为一个体现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多数人之愿望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力求解决所有三种问题。我们在本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目前正在流血。每天平均有8个人死于无谓的暴力。自从德克勒克于1990年2月2日发表的讲话之后，暴力获得了激剧的升级，因为其讲话被认为将导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发生变化。

我国的传播媒介每天均报导与统治当局安全部队推行的各项活动有关的内容。他们参与暴力事件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泛非大会始终认为暴力的主要原因是由南非非法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请到我国、并支付和加以部署的雇佣军所导致的。在我们与当局进行的双边会谈中，警察部长承认外国雇佣军的存在，但却无法对其存在之必要以及其部署是针对何人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告诉我国代表团这些雇佣军在搜寻牲畜偷盗方面十分擅长。

当局在安哥拉、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所使用的正是这些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分别以第31和32水牛营、南非特种镇暴队营、民抵运动分子以及塞卢斯侦察队等组织形式出现，并对城镇列车、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站乃至葬礼仪式等场合所发生的许多无意义的杀戮事件负有责任。那些走进一列车厢并不加区别地进行杀戮的人肯定知道这节车厢里没有其亲友。其没有亲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不是阿扎尼亚人。

泛非组织一直要求，在国际监督下将这些雇佣军以能够核实的方式驱逐出境，或者在国际监督下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国内直到各种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在这方面必须援助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多数,因为大会已经审议了一项关于雇佣军的公约。

FP

暴力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党派竞争。泛非大会作为一个自其成立便对正义和民主作出承诺的组织,欢迎民主的党派竞争,只要它不是以恐吓、胁迫和威胁为基础。泛非大会强烈认为,迅速进展到一个选举进程可以最好地抑制和消除归咎于党派竞争的暴力。只有迅速的民主化进程才能够结束据称是产生于党派竞争的暴力。

我们想提请大会注意,联合国事实调查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事实调查组、大赦国际、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其它组织编写的报告均一致指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没有卷入当前蹂躏着我们国家的毫无意义的残杀。

我们不仅没有卷入这些毫无意义的残杀,而且还拒绝袖手旁观。我最近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英卡塔自由党主席蒙戈絮迪·布特莱齐先生都写了信,表示我们对愈演愈烈的暴力,特别是纳塔尔和瓦尔地区的暴力的严重关注。

我在收到英卡塔主席的积极答复之后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乌隆迪,以讨论暴力问题,特别是英卡塔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暴力问题。在泛非大会和英卡塔的一项联合公报中,布特莱齐先生同意由泛非大会在英卡塔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进行调解。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我们现在正等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们的调解提议作出积极答复。

关于在我国携带文化武器已经说了很多。一些人已使其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所有观察员都同意,大多数被杀害的人是被高射速武器杀害的,而不是被文化武器杀害的。

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向该政权施加压力以加速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来大力协助结束所谓的党派竞争。这是结束所谓党派竞争的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国家内目前的另一趋势是一系列双边会谈。迄今为止,不存在任何可行和

发挥作用的多边论坛。泛非大会和南非政权在双边会谈中商定,必须建立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论坛,以便为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铺平道路。我们现在正为组成这个更具有代表性的论坛和那些有关的方面举行双边会谈。

这个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论坛必须遵循兼容并蓄和不偏不倚的原则——所谓的民主南非大会引人注目地缺少这些基本的要求。泛非大会认为,这个更具代表性的论坛的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必须是确定投票人登记的日期,使所有18岁以上的阿扎尼亚人在一个共同投票人名册上登记。这将有助于发起民主化进程并考验该政权的诚意。

虽然事实是当前的会议是在双边一级进行的,但泛非大会强烈认为,这些会谈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多边论坛,而不是达成双边的交易。

正如证据将显示的那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呼吁成立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大多数的联合阵线方面始终是有原则的、一贯的。我们认为被压迫的人用一个声音讲话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带头组织爱国统一阵线。尽管我们成功地使大约92个组织聚在一起并商定了一项共同战略,但我们必须承认,爱国统一阵线并没有象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想的那样发挥作用。

我们在1991年10月在纳塔尔的德班召开的爱国统一阵线会议上商定在六个月内重新开会以审议这个进程。自那时以来一年多已经过去了。泛非大会充分支持绝大多数阵线参加者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尽早重新召开爱国统一阵线会议的呼吁,该会议是由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召集的。

我们国家内的局势极其严重。除了愈演愈烈的暴力之外,我们还正在经历着本世纪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有700多万人失业。大约1 500万人正生活在贫困基准线之下。3 000名在校生在即将到来的1993年1月面临失业。在1992年头七个月,1 367家工商企业被清算关闭,2 234名个人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无须补充说,通货膨胀已达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各种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都将此归咎于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该政权的过度开

支、腐败、该政权的拖延所造成的政治上不稳定以及日益升级的由国家发起的暴力。因此,现政权显然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我们越快地朝着通过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的机制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向前进,就将越快地能够处理经济危机。

现政权仅能够在当前宪法之下统治到1994年9月。如果从现在到那个时候达不成任何协议,该政权将不得不举行另一次全部由白人参加的选举。另一次全部由白人参加的选举将不会为我们的人民所容忍或接受,也将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因此,该政权必须制定一种它希望将在不必把有效权力交给大多数人的情况下将其统治延长到1994年9月以后的机制。

它所打算的机制是临时政府和一部临时宪法。泛非大会强烈反对组成一个临时政府。我们认为,和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并存的应该是一个只负责安全、预算、全国媒体和选举委员会的过渡性权力机构。这个过渡性权力机构应该是一个主权机构。我们敦促大会不允许该政权通过一个临时政府和一部临时宪法的花招将其非法和少数统治延长到1994年9月以后。

1989年,大会一致通过了协商一致《宣言》。我们的人民欢迎《宣言》的各项条款。该《宣言》明确保证:

“不断对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国际压力,直到予以铲除,使南非成为一个统一、民主、不分种族的国家,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正义和安全。”(第S/-16/1号决议,序言部分第15段)

GE

迄今为止,我们甚至还没有就我们应利用什么论坛制订一项非种族的、民主的新宪法达成协议,更不用说拥有一部新宪法了。当然没有“所有人的正义与安全”。

因此,由于这种现实,以解除压力来奖赏少数人政权还不成熟。我们要求国际社会保持对该政权施加的各种形式的压力,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确保真正地向民主前进。不应允许该政权以虚伪的宣言和意向声明使我国陷入血洗、经济沼泽和政治

不稳定之中。国际社会必须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我国在实现真正的民主方面取得进展。

联合国仍然保持其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军火禁运。我们为此赞扬安全理事会。然而,一些国家正在违反决议并向该政权出售尖端武器。我们将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供关于这种交易的有关细节。

此外,南非仍然掌握着核技术。该政权还没有正式放弃它的核方案。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放松警惕。

泛非大会还强烈谴责南非军火公司(ARMSCOR)本周末将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的展览会。有证据表明,该政权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许多压迫性政权武器的主要供应国。我们敦促联合国会员国不要光顾种族主义政权的军备工业。

我们的人民决心解放自己。他们决心利用所有合法的办法,在他们的出生地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的斗争一直得到、并继续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合法的。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向我们争取民族解放和自决的斗争提供所有帮助。

所以,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对少数人政权施加最大压力。我们欢迎联合国在我国的存在,但我们坚信这个世界机构必须在结束暴力和要求建立民主体制,立宪大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仅仅观察暴力和收集统计数字是不够的。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和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进行的斗争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合作不感到惊奇。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占领的英勇斗争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向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总统我们亲爱的兄弟亚瑟尔·阿拉法特表示我们的支持。

最后,我们愿最真诚地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在所有这些艰难岁月中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联合国系统中的其他人。我们敦促他们继续不懈地努力,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下午6点55分散会。